

【浮生】

且把思念做羽衣

□雪樱

初冬,陆续见路人手捧鲜花或拎着火纸,回到家我才反应过来,原来是寒衣节到了。次日午后,对过小区的商业街上,薄薄的阳光打在一家文具店的牌匾上,进屋可见各种文具琳琅满目,角落处四方桌上摆放着财神和香炉,转身间倏地一个影子闪过,我定睛一看,桌上蹲着一只狸花猫,干净,臃肿,杂毛,眼睛贼亮,引人发笑。这时,有人进来买火纸,它也不惊慌,气定神闲地与人对视,那人离开时斜着身子说道:“你家这猫占了财神的地方,真有意思!”老板不语,继续低头看手机。

这一幕场景令我反复回味。一边是商家供奉的财神,一边是家里喂养的狸猫,看似猫咪有些不敬,但转念一想,说不定财神喜欢着呢。人世间,有些事情总是难以说清。寒衣节,民间有为逝去亲人送寒衣的说法。在乡下,农人会把秋收的物品供上,并报告一年的丰收成果。对城里人来说,这个节日似乎更是转折和停顿,让人放缓脚步,面向过去,感恩生活。

天骤冷,北风紧,就会格外想念逝去的亲人,这是人之根性。连日来我经常呆坐在轮椅上,不可遏制地想爸爸。他离开我139天了,我似乎慢慢适应了他离开的生活。但是,常常一件小事牵扯起来,就让我不能自己,思念如潮水般涌来,以至胸口隐隐作痛。我絮絮写下一些日记,有时候失眠又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,写完了心里平和很多,冥冥中好像爸爸听到了我的呼唤。我在日历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。那天傍晚,手机铃声突然响个不停,我抱着手机愣了半天,原来,那个时间正是爸爸去世的时间。我收藏这个时间是收藏一份记忆。后来想想,我收藏记忆也是直面死亡。

生与死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功课,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虚度,对死亡视而不见,直到饱尝离别之痛,才被动成熟起来,有足够的勇气辨清人生。最让我受益的是《红楼梦》。贾宝玉有段话,此前我从未注意过,却是最深沉的哲学。他跟袭人说,“人谁不死?只要死得好。”他还说,“我此时若有造化,该死于此时的,趁你们在,我就死了,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,把我的尸首漂起来,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,随风化了,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,就是我死的得时了。”宝玉把生死这件事看得通透,他对生命自有一番正视和珍视。我恍然觉得,曹雪芹的诗性笔触无时无刻不在写生死,每一章回都暗藏着生与死、善与恶、热闹与孤独、繁华与荒凉的鲜明比照,以此引人醒悟和忏悔。第四十三回中,王熙凤过生日,大家一起凑钱为她置办酒席,而这天也是大观园诗社聚会的日子,所以就更加热闹了。然而,这宝玉心里有私心事,一大早就穿着素衣出门了,大家误以为北静王府有丧事,而事实上,他带着书童茗烟去了城外二里远的水仙庵,

祭祀被王夫人逼死的丫头金钏。宝玉特意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。尼姑准备的香供,纸马等祭品,他一概不要,只借了个香炉,撮土为香。茗烟口中祝祷,说道,“只是这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,想来自然是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。”回去后,没有人知道宝玉去哪里了,只有黛玉懂得,说道,“天下的水总归一源,不拘哪里的水舀一碗看看哭去,也就尽情了。”一个是凤姐过生日“闲取乐”,一个是宝玉祭祀被遗忘的丫头“不了情”,两种生命场景,悲欣交集,我愈发感受到荒诞与无常。想想,宝玉祭祀的是卑微的丫头,何尝不是祭祀自己逝去的大把青春呢?宝玉内心深处的感念、举手投足的敬重、不易觉察的悲悯,从这些地方看来,他俨然是曹雪芹看待人生的一双慧眼。

回到现实中,我们对逝者的怀念,无疑都是对生活的感恩和对自我的完善。爸爸用过的物品,我不舍得扔,剃须刀、小刷子,还有收音机、电池,新的旧的攒了好多,坏了他也不舍得弃之;他有随手记事的好习惯,工作手册上、卡片纸上记了好多当年给我看病的信息,那天又散落出很多广告单页,已经泛黄薄碎,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,那是爸爸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求来的药方。年少不懂事,懂事已中年,我拿什么去报答父恩?已经没有机会!我清楚地记得,大约是2005年初冬,爸爸从报纸上看到有位太原名医来济南会诊,他没和家里人说,从厂里下了夜班就骑上自行车直奔东郊某医院,排到下午拿到了第100号,然后风尘仆仆赶回家里,一进门两步趑趄,满脸激动地说:“快,收拾东西,快走,这下你的病有希望了!”那个时候我对治疗已经不抱希望,他再三劝说,连拉带拽把我抬到三轮车上,妈妈坐公交车,他骑三轮车带着我去。我已经忘记爸爸是怎样顶着呼啸的大北风,一路上坡,站起身蹬车,把我送到医院。从太原来的女院长把脉问诊后,让办理住院手续。从那天到春节前出院,我住了三个多月,妈妈陪床,爸爸每天来回跑,不会做饭的他愣是逼出了一身功夫。每次,他总是拎着保温桶推开病房的门,摇晃着满头白发,头上汗涔涔的,说:“趁热吃,多吃点!”醋溜土豆丝、西红柿炒蛋、煎蛋炆锅面,虽是家常饭,我却埋头吃得心满意足,呛出了眼泪,那是他忙活几个钟头的劳动成果。他穿着笨重的厚棉裤,从城西到城东骑车一个多小时跑来,让每天的等候成为我最温暖的时刻。我多么想再吃一回爸爸亲手做的西红柿炆锅面,两个煎蛋,油多多的,汤也香香的,连吃两大碗!

十月初一送寒衣,我把思念做羽衣。愿我的文字能够化作遮风御寒的美丽羽衣,送给天堂里的爸爸,轻盈、温暖、自在,永远陪伴。

【实录】

古屋

□郝宁

郝家古屋建成以后,日子却没有变好。祖父说那时候父亲和叔叔姑姑们还小,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和偿还建古屋欠下的债,他和祖母付出了比别人多百倍的辛劳。这份辛劳我没办法亲身体会,却从父亲讲述的事中体会一二。有件事我一直不能释怀。祖父去亲戚家做客,发现亲戚准备了两种不同的酒,好酒给其他客人,爵酒给他,三巡酒后,亲戚似醉非醉地说:“老郝,等你把欠我的钱还清,再喝这个好酒。”少时听这件事只觉得气愤,和父亲嚷着,以后和这家亲戚老死不相往来,父亲总是笑我还是孩子。后来长大一点再听,便是切身的痛和奋发的力。祖父是个要强的人,不管什么时候出门都是白衬衣黑裤子,头发洗得干干净净,腰板挺得直直的。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他以怎样的苦楚和压力挺过那段日子。

郝家古屋见证了一切。它看到祖父因为几年没黑没白的劳作,积劳成疾,切掉了半个胃;它看到两个姑姑不忍父母过度劳碌,中途退学;它看到父亲高考失败,备受打击,却在祖父的鼓励下考取了公务员。那段日子,因为受着祖父“只要勤快就过不亏”的信念影响,郝家落魄却未曾落败。

后来,随着父亲、叔叔和两个姑姑都长大成才,祖父不仅还清了债务,还将郝家古屋从毛坯房改成了砖瓦房,并在

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三间,分给父亲和叔叔。从我记事起,那时候的郝家古屋就是周边最好的房子,它装满了我整个童年的记忆。在那里我看着两个姑姑学会用玉米皮编坐垫、手包、书包,还教会了周围的姑娘;看着一家人采桑喂蚕;看着父亲买了自行车,给姑姑们买了手表,给祖父祖母买了衣服。

那时候的祖父,给了我最多的欢乐。他陪我在涨水时去水库边偷偷钓鱼,当主人从对岸划船来追我们时,我们便使劲地跑,看到他的胡子一翘一翘,我总会想明天再来吧,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。他陪我在大夏天拿面筋粘知了,回来剥得碎碎的炒辣椒,看到我辣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就住我嘴里塞一把用蜂蜜炒的薄荷叶。我跑遍了几个桑园,将所有的枯桑叶碾碎装在玻璃瓶里,回家混在他的茶叶里,看他气得胡子颤,就躲在门后哈哈笑。祖父的爱和言传身教,对我的影响深远而绵长。

后来,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,我随父母离开了郝家古屋,到了陌生的城市,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人。那时最快乐的就是每年寒暑假回古屋,和祖父他们在一起,和儿时的玩伴在一起。

可是,闰土总会长大,故乡也在不断变化。高中以后,因为住校,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,郝家古屋更是很少回了,那是我一辈子里最后悔的事。因为我没有注意到,祖父真的老了,我也没有想到,他会突然离开我。

那时全家人都瞒着我,以他们的方式保护我,可这却成了我心里解不开的结。从此,我再也没有回过郝家的古屋。再见就是今年父母翻修以后。走进院子,闻到那股泥土混合着潮湿的霉味,记忆就翻江倒海地涌出来。它变了模样,却还是它。这让我释然,也原谅了自己。

史铁生说,地坛历尽沧桑地等待了400年,似乎只为了等他。郝家古屋也是如此。它历经三代主人,在变化中传承着不变的勤奋、倔强和希望,让我踏上这片土地时,心里就会平静和舒坦。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子,总有一棵枯树、一段废渠,甚至一阵迎面而来的风可以轻易勾起一段似水年华。

随郝家古屋一起变模样的,还有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,就是那个从南走到北、从东逛到西,不加上田地,都没有我的大学校园大的村庄。现在的它还是那么小,却比以前热闹了很多,我错过了它房屋林立前的衰败,也没有陪它走过寂寥,好在它也自有主心骨,一步一步扎实走到今天,越来越美丽和大气。

前尘隔海,古屋还在,听听那春雨。